

生活缺少文学就如同冬天缺少雪花

李凤群曾经有个笔名叫“格格”，直到《背道而驰》出版时，编辑认为笔名太轻，与这部小说的分量不符，于是她改回了原名“李凤群”。她的老家在安徽无为，一个米芾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但她影响比较大的还是那片“无为之地”，贫瘠和偏僻滋养了她。李凤群的《大江》《大风》《大野》《大望》“大”系列四部曲，以自己的文学命脉承续大时代的传统，为她赢得了不小的声名。而到了最近一部作品《月下》，她把一间出租屋命名为“小留”，然后将主人公余文真藏身其中，重塑自己的内在英雄，实现了从“大”到“小”的转换。李凤群的意图是从宏大走向平实，从历史走向现实，再从现实走向未来。至于文学和现实的关系，李凤群则表示：“生活缺少文学，如同冬天缺少雪花，春天缺少绿叶。”

本期嘉宾 李凤群 青年报记者 陈仓

1 我有两个文学故乡，她们像两盏灯照射着我，陪我走得更远。

青年报：讲讲自己名字的事吧。你曾经有没有想过起一个笔名？

李凤群：若干年前，“华文在线”网站聘任我为他们的形象代言人，他们帮我挑了一个笔名：“格格”，我用这个笔名发表、出版过不少作品。显然，它没引起多少关注。改回原名是因为《背道而驰》，这部作品露出我喜欢“深究”的特质，虽然它只是一个讲述农村女性在城市寻求身份认同的故事，但它开始对主人公的心灵和处境不断追问和深挖。编辑老师建议我改回原名，因为“格格”这个笔名太“轻”了，“配不上这个小说”。事实证明他的建议是中肯的，从此之后我的作品没有一部华丽贵气，它一直在底层挪移。

青年报：你是安徽无为，请介绍一下你的故乡。说到无为，我想到那里有一个米公祠，你的文学理想或者说是文学观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和故事培养起来的吗？

李凤群：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曾经在无为任知军，米公祠应该在米芾生活过的旧址上修建而成，我在无为的时候，那地方并不引人注目，直到2002年重修和扩建，可惜我早已离开，一直未有机会观瞻重修后的胜迹。

我的文学观的确是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和故事培养起来的，但不是那些功成名就的大书法家、大画家或大诗人。我听说一个关于家乡的典故，说曹操曾经率兵途经此地，举目四望，一片沼泽茫茫，叹息说：此乃无为之地。“无为”由此得名。虽真假莫辨，但这片土地之贫瘠、偏僻可见一斑。但贫瘠和偏僻也培养了人的单纯，对抗命运的韧劲，以及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。在我的作品中，反复出现的“江心洲”就是我故乡的缩影，她滋养过我，我的身上到处是她的印记，她必定跟着我走向未来。

青年报：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，发现“李凤群”有两个百度词条，一个是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，另一个是安徽文学艺术院专业作家。这两个人好像都是你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李凤群：我是十八岁离开安徽来到江苏打工、学习和生活，因此理所当然加入了江苏省作协。我在江苏获得了格外的好运：进大学深造；21岁获得第一个与文学有关的奖；2017年入选江苏作协“文学苏军新方阵”。我以为我会一直以“江苏作家”的身份继续前进时，2019年安徽文学艺术院

又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把我召唤回去。在此之前，我获得了安徽省的好几个奖，可以说，安徽作协关注我的写作时日久远。因此，他们抛来的橄榄枝我接住了。眼下，我供职于安徽，却仍然生活在江苏南京。情况基本如此。事实证明，住在哪里，背后的标签是什么，都不会影响我的写作，这些变化是锦上添花。

青年报：现在是一个大移民时代，很多人在全国各地到处跑。在上海的叫沪漂，在北京的叫北漂，你出生在安徽，居住在江苏，工作又在安徽，有没有那种漂的感觉？

李凤群：我在安徽生活过十八年，在美国生活过八年，其余的时间都在江苏，所以，如今你一提醒，我才恍然生活在“外省”。出省最初的几年，我生活在常州。当地人说的是吴地方言，作为一个外省人，我如闻天书。但是，最初的不适之后，我便开始了身份认同，尤其是在常州生活十年后，我去了南京。南京被调侃为“安徽省会”，生活习惯和语言几近相同，在这里我更是如鱼得水。换句话说，在一个善待你的异乡，乡愁是淡的，近于无。

青年报：江苏和安徽山水相连，毕竟还是两个地域，文化和生活习惯还是有差异的。每个作家，都有一个文学地理，或者说是文脉地气，你认为自己的文学故乡在安徽还是在江苏？这两个地方对你的文学创作意味着什么？

李凤群：这个问题我真的非常想回答。我个人认为我前十年的创作都是依赖安徽这个文学故乡完成的，我写了一系列的作品，比如《大江》《良霞》，深深地打上了故乡的烙印。就譬如你站在一块高地，遥望另一块高地，那站着的以及被遥望的都坚实又清晰，但到我去了美国之后，我的视线落回了江苏。《大野》里的故事发生地就在江苏武进的某个乡镇，那也是我生活过的地方。今年出版的《月下》则更有意思，安徽人读出了安徽味，江苏人读出了江苏情。我想，这两个地方都是我的文学故乡，她们像两盏灯，照射得更亮，陪我走得更远。

青年报：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什么吗？

李凤群：第一次发表作品应该在1993年，是一篇千字散文。那时候我二十岁，对此后的命运考验和馈赠一无所知，我写下这篇歌颂父亲的文章，敬仰他的奉献和开明。不，那不算什么文学作品，我露出了我真挚的痛苦，以及渴望，同时，我捕捉到生活

中的爱意，以及命运的某些影影绰绰的残酷性，我文学上的能力初露端倪，也仅仅是端倪，如同一座四合院的台阶露出来，谢天谢地，如今我建造了自己的文学小世界。

青年报：你在一篇自述文章里，把自己的写作总结为四个阶段。我们就先谈第一阶段的作品《背道而驰》和《大江》，你把这一时期归类于“我像一个浴缸里的困兽”，你能不能结合这两部作品的内容，解读一下这句话？

李凤群：《大江》给我带来了许多褒扬，大家形容它的时候总说它开阔、宏大、史诗性，等等。但是，有心的人会留意到这部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没有离开“江心洲”这个岛，岛外的故事都是一笔带过，我们人物的命运、壮举或者悲剧性都是在岛上完成的。表面上我喜欢有一定难度的写作，虽然那个时期刚写作不久。但是真正的挑战性在于，这个大部头是在床上完成的，因病——这个事我提到太多次——我不能外出，只能卧床。但我的内心空间比卧室还要小，只有浴室差不多大吧，因而说我是“一只浴缸里的困兽”，不算比喻，而是现状。我此后不停地回想那个时期，总会想起那些受困的日子。另外，人们对待疾病的态度，多半是轻拿轻放，时至今日，我觉得，我当时是咆哮、呐喊，发出痛苦和不甘认命的声音。这声音因空间太小而无法释放，只使自己震耳欲聋，所以这部作品是情绪化的，可以说，情感比故事更跌宕起伏，但是毫无疑问，最打动人地方也正是它的情绪化，它痛苦撕裂而不放弃的行走的脚步，歪歪扭扭……如果是今天写这样的题材，我会更舒缓从容，但写作没有假设，一段生命属于一部作品，那已成宿命。



2 文学像一架修正机器，修正我曾经的不健康，也见证信念的光透进来。

青年报：《背道而驰》是2006年出版的，封面上有一句话：“生活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，谓之‘幸福’也未尝不可……”这是一部爱情小说吗？你开始就是以网络小说和爱情小说起家的，现在的社会，人的感情中掺杂的东西太多。我问一下，你塑造的人物，和你自己，还相信爱情吗？

李凤群：严格说来，那不是爱情小说。主人公都遭遇过爱情，但那不是在写爱情，那是在写变革和身份认同，写变革中的人与事。一个70后作家，必须正视这个时代风云。对作家而言，尤其写过不少爱情小说的作家而言，说自己不相信爱情那太虚伪。无论如何，都要相信爱情，更要有爱的能力。我深深怀疑一个不相信爱情、没有爱的人能把小说写好。因而，我塑造的相当一部分人物，和我自己，在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都曾经和继续相信爱情。

青年报：《大江》这本书2011年初版的时候叫《大江边》，再版的时候为什么改名？我看到出版社在推介时，将《大江》誉为一部媲美《白鹿原》的中国南方的村庄史，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农民的命运交响曲。《白鹿原》对你有影响吗？如果真拿《白鹿原》来比照的话，白鹿村，江心洲，白鹿两姓，吴氏家庭，你觉得你们之间，包括人物和故事内核，有哪些共通的地方和不同之处？

李凤群：到今天，我仍然觉得《大江边》是个非常好的名字，但是，因为第二部《大风》引起了比较大的影响，许多人开始期待我的三部曲，我因而在2018年完成了《大野》，出于协调和统一，《大江边》再版时改成《大江》。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和《白鹿原》进行过比较。《白鹿原》作为一部

公认的经过时间和读者共同检验过的作品几乎是完美的。我觉得作家在写这部小说之前已经进行过长达数十年的积累——语言、故事、写作方式，以及生存经验。有一位前辈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写作就像撑竿跳，最好的一跳决定一个运动员最终的成就。我觉得《白鹿原》是一次完美的火箭升天。像所有热衷于写家族小说的作家一样，我一定是受到过《白鹿原》等更多巨著的影响，但是，我创作《大江边》的时候，刚刚三十出头，心智尚未成熟，作品质与量的积累都不够，所以，《大江》与《白鹿原》没有可比性。

青年报：我们再谈谈第二阶段的《良霞》和《颤抖》，你认为这两部作品最大的特点是“带着一种非常摇摆的特征”。你结合内容解读一下，什么是“摇摆”？

李凤群：我所理解的“摇摆”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摇摆。我们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实在太强劲了，比如我们的民族情怀，比如我们对美的理解，我们的味蕾，我们的生活习惯，这些伴随着我们成人的教育里，大多数是非常好的。再细致一点，比如我小的时候，以物质的多寡来定位人的成功，以“改变命运”为永恒的目标。一句话，我们的爱恨情仇，受到环境的影响，我们把大多数的看法当成“对”，把别人告诉我们的“错”当成真正的错，然后，在我们渐渐出走的过程中，新的东西进来，它们之间必定是冲突的。我们必定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持续纠正、持续反省。有的我能够修正，有的则不能。颠覆和修正固然会持续人的一生，但三十岁的那个阶段冲撞是最激烈的。我三十多岁时还在持续摇摆，这个阶段创作的小说里，主人公的成长和觉醒，也代表了作者本人的成长和觉悟，文学像一架修正机器，修正我曾经受到的影响，也见证信念的光透进来。不完美，但非常勇敢。

青年报：你说《良霞》是有原型的，而《颤抖》中的主人公是“我”。那么患病的良霞和自小遭到伤害的“我”是不是你？你最希望在自己作品里扮演什么角色？

李凤群：患病的良霞不是我，《颤抖》里的“我”也不是我。患病的良霞就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生来意气风发、中途遭遇考验的姑娘；而自小遭遇伤害的“我”就是那些自小遭遇伤害的姑娘。塑造一部作品的主人公，绝对不能仅靠作者个人经验。在我们创作的初期，作者一定会依靠个人经验，但持续依靠个人经验走不